

民國文存

10

清初五大師集(卷五)

顏習齋集

許嘯天 整理

知識產權出版社

民國文存

10

清初五大師集（卷五）
顏習齋集

許嘯天 整理

知識產權出版社

顏習齋是清初的思想家、教育家，“顏李學派”創始人。本書共分三卷，收錄李塨撰寫的顏習齋年譜、鍾鉞所纂的言行錄及顏習齋的《四存編》，比較全面地反映顏習齋的生平事蹟、舉止言行和學術思想。書前有整理者許嘯天撰寫的新序。

本書適合對學術思想史感興趣者及相關的研究者閱讀。

責任編輯：文 茜 責任校對：韓秀天
執行編輯：韓 帥 責任出版：盧運霞
特約編輯：譚 笑 動態排版：賀 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初五大師集（卷五）·顏習齋集/許嘯天整理—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9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1533-2

I. ①顏… II. ①許… III. ①顏元（1635~1704）—文集 IV. ①B249.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17712 號

清初五大師集（卷五）·顏習齋集

Qingchu Wudashi Ji (Juanwu) • Yanxizhai Ji

許嘯天 整理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ipph.cn>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2

印 刷：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開 本：720 mm×960mm 1/16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一版

字 數：277 千字

郵 編：100088

郵 箱：bjb@cnipr.com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郵箱：wenqian@cnipr.com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20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65.00 元

ISBN 978—7—5130—1533—2 / B · 062 (4385)

出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目 錄

新序	1
卷一 年譜	9
凡例	10
一	11
二	58
跋	99
卷二 言行錄	101
凡例	103
一	103
常儀功第一	103
理欲第二	104
齊家第三	107
言卜第四	110
學人第五	114
法乾第六	119
剛峯第七	123
吾輩第八	125
三代第九	128

禁令第十	131
二	134
鼓琴第十一	134
王次亭第十二	137
學須第十三	140
教及門十四	144
杜生第十五	147
趙盾第十六	151
世情第十七	154
不爲第十八	157
刁過之第十九	159
學問第二十	163

卷三 四存編 167

存學	169
（一）	169
（二）	183
（三）	198
（四）	213
存性	224
（一）	224
（二）	240
附錄古人語	254
書後	254
存治	255
書後	269
存人	271
（一）	271

(二)	282
(三)	295
(四)	298
編後記	303

新序

——整理後的感想

許嘯天

我們從豎的——過去的——歷史，看到橫的——現在的——社會，那人類事業，經過種種創造、種種失敗、種種團結、種種破裂：千辛萬苦、前仆後繼的接續着做那創造而又失敗、團結而又破裂、循環無端的事業，以至於億萬斯年而不休息，而亦不成功。這是爲什麼來？人類同是天地間千萬種生物中的一種，同受着天地的養，現現成成有吃、有住、有穿，你若不創造，天一般也要生你的；你若不組織，地一般也要養你的。你看別的生物社會，他有什麼創造？他有什麼組織？即使有創造、有組織，總趕不上人類那樣偉大的創造、繁瑣的組織；但他們不見得因此斷了種，也不見得因此絕了食。獨有人類的社會，却永古千年不住的在那裏創造什麼事業，組織什麼社會，鬧得烏烟瘴氣；又但是事業祇管翻新，社會祇管復雜，而人類依舊是住在地球上，依舊是靠天養活的。這樣說來，人類所經營的種種，豈不是白辛苦麼？明知是白辛苦，還是進行不休，這又是爲什麼來？這個答案，我可以總說一句：是受着人生觀的驅迫。

人雖同是天地間的一種生物，但因生理上的組織，比較現有的別種生物——將來有無勝過人的生物產生却不得而知——格外細緻一點，所以他思想界的領域，便也格外擴大一點；因思想界的擴大，他智識的慾望也跟着擴大起來，生活的慾望也跟着擴大起

來。凡是他所創造、他所組織，都無非是求智識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享受。人是最聰明而又最貪心——據現有的生物界說話——的動物，所以他的智識也永不能得到安慰的一日，他的生活也永不能得到滿足的一日；因此，他的人生觀也永不能得到完善解決的一日。明知道不能解決，但我們做一天人，那智識界上受着一天人生觀的驅迫——下愚的除外——不由你不去做一天解決人生觀的事業和維持人生的事業，因此，便也無意中延長了人生的歷史，組織成複雜的社會。

凡是人雖都有人生觀——便是下愚的人也有下愚的人生觀——但因各人受着環境的驅迫力不同、習慣的蓄養力不同、性情的趨向不同、學識的方向不同，因之而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甚至同是一個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人生觀。雖是這樣說，大概一個民族，因為同住在一處地方，同受着一處風俗的教養，同受着一處人性的遺傳，因此，在一民族中，雖有人人不同的人生觀，却可尋得一條人人相同的人生觀的趨向。根據他的趨向，我又可以把全世界人類對於人生觀大別的態度，分出三種來說：第一種，是向前看；第二種，是向左右看；第三種，是向後看。我再約略分說在下面：

第一種，向前看的人生觀。這一種，他把人看作無上尊貴而又萬能的，不但是萬物之靈，而且是天地間的主人翁。在人的智力範圍以內，沒有不可解決的事，也沒有不能明瞭的理；遇到了困難，便一味的向前要求，研究、創造、享用，成了如今物質文明的世界。

第二種，向左右看的人生觀。這一種，他果然也把人看做萬物之靈，但同時也承認自己為天地間生物中之一員；在天地的範圍以內，任你人的智力如何發達，終不能得到人生觀的究竟。還不如安分守己，盡萬物之靈的本能，創造得一分，便享用一分；凡事不要

求澈底的解决，凡理也不要求澈底的了解；眼前如有困難，便向左右看，在這困難境地上求自己的滿足。不想破壞局面，也不想改造局面，成了如今趨重情志的中堅社會。

第三種，向後看的人生觀。這一種，他把人生看做無上的煩惱而又虛空的。人生觀，是天地間永遠不能揭曉的一個大謎；既然是猜不透的東西，何必白費心思去研究他。在主張物質文明的人，以謂多研究得一分，便多明瞭得一分人生觀的原理；多創造得一分，便多解决得一分人生觀的事業。其實，他不知道這人生觀之門，是從外開進去的，不是從裏開出來的；他是一座迷宮，愈向裏開進去，裏面的門路愈多，愈叫人迷失了來時的道路。那求澈底了解人生觀的，愈是研究得精細，發生的問題愈多；社會上事業愈發達，人生愈是煩惱，愈是危險。憑我們做人的智力，終於不能解决自己的問題；何如不求解决，并且根本不要這個無謂的人，豈不是不解决而大解决了？憑這個態度，便成了如今趨向厭世的宗教社會。

總起來說：向前看的，是入世的人生觀；向左右看的，是處世的人生觀；向後看的，是出世的人生觀。這三種人生觀，各走各的路，各說各的話；自有人類社會幾千年以來，也便走了幾千年，說了幾千年。到如今，還不曾走得通，還不曾說得明白。倘然入世的人生觀走通了、說通了，人的壽命也可以仗着物質的保障，弄成永古不死的神仙；世界上各種事業發達完成，早已把地球弄成天國了。因又倘然處世的人生觀走通了、說通了，人人各安天命不奮鬥，不創造；直到如今，也可以保持幾千年以前穴居野處的原人狀態，又如何能造成如今這樣物質文明的狀態呢？又倘然出世的人生觀走通了、說通了，那更是乾脆，人類早可以滅盡死絕，何必再叫我們的子孫永古千年留在世界上，受盡煩惱吃盡辛苦呢？這三種人

生觀，到如今一種也得不到成功者；祇因他們都有走不通的地方，互相維繫着，以造成今日這半明不暗的社會。

我還可以說一句，這三種人生觀，莫說眼前有走不通、說不通的地方，便是再過億萬年，也還是個走不通、說不通；他們走不通、說不通，難道說叫我們便不做人了嗎？還是候着他們走通了、說通了再做人嗎？還是暫時做一個沒有人生觀的人嗎？這都是不可能的。既是不可能，當然不能不做人；既不能不做人，當然要有一種人生觀。這三種人生觀，都不是可靠的；依我的主意，我們既在世界上做人，祇是低着頭去做罷！且不要抬着頭觀罷！觀是空想，做是實事；隨你什麼空想，都不足為憑，祇有做成功的事實，是可以算得數的。向前看的人生觀，祇須去做他的向前的事業；向左右看的人生觀，祇須去做他向左右的事業；向後看的人生觀，祇須去做他向後的事業；誰做得成功便是誰的人生觀不錯，這“做”的一個字，便是西洋文化上所說的Positivism。我如今且把他的理由約略介紹幾句在下面：

Positivism是什麼呢？便是所謂實證論。實證論是什麼呢？便是說哲學必須以經驗的事實為其研究上唯一的出發點，以確實的事實做基礎，排斥一切思辯的理論為空論，論尊重實驗和觀察，主張與其消極的、毋甯積極的這一種主義。這實證論的傾向，是十九世紀差不多同時起於英、法、德諸國，給與思想界以極大的影響。其代表學者：在英國，是穆勒（Mell）和斯賓塞（Spencer）；在法國，是孔德（Comte）、列德勒（Littr'e）；在德國，是法協爾巴哈（Feuerbach）、拉斯（Loas）、來爾（Reihl）、杜林（Duhring）等。但實證論這一個名詞，是始於孔德稱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為實證哲學（Phelosophie Positive）。孔德排斥在他以前的哲學家之欲認識事實——就是現象——和其關係以外的東西，而以現象底本質、其第一原因

和其究極的目的等爲超絕我人底認識能力，不是我們所得而知的；我們只不過依着觀察研究，比較得知道現象間所存在的不易的關係和事實的連續、類同間所存在的整一的法則罷了。那麼，一切知識，都是相對的；絕對的認識，是沒有的。這是因爲事實的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等，我們不能知道的緣故。我們只能單依着經驗，知道甲的現象和乙的現象不絕的結合——乙常與甲連續而生起——其所謂原因也同是現象，並不是那人格的神或超感覺的形而上學的原理。這樣看來，我們底認識，只限於現象的連續和共存之上；所以，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知識，是唯一有用的知識。我們所以探求原因，是要促進阻止變更他的結果，或欲預知他的結果以爲之準備。這樣，結果的預知和變更，依着認知其法則連絡現象上的因果關係可達到。學問，就是爲着欲預知結果；預知結果，依着這實證論可以達到目的。——《新文化辭書》（七五九）

預知結果，便是要得到人生觀的究竟。他明告訴我：“一切智識，都是相對的。”他又說：“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知識，是唯一有用的知識。”相對，是限於人生底一部分的；人生的一部分，是發生於現象的。人生是切實的現象，是要人去做出來的；所以說：“並不是那人格的神，或超感覺的形而上學的原理。”人生第一切要的，是要得到用；如何可以得到用？是要做，是要立刻去做；不是說如何做法，也不是說想去做，更不是那超感覺的空想。我們看還是空想能夠安慰人生，還是去做出來得到實在的利益能夠安慰人生？這當然是實利能夠得到人生的安慰。最淺近的比方，肚子餓了，祇有立刻去吃飯，還要吃飽，纔能夠得到安慰；這吃飯是要去做纔能得到的，倘然說肚子餓了不去吃飯，祇是想飯，這怕是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嗎？倘然說肚子餓了，非但不吃飯，並且不許想飯；又因爲吃了還是要餓的，索興把這吃的事實取銷了，這還成嗎？這因爲吃飯

底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等，我們不能知道的緣故。你要取銷吃飯，勢必先要取銷吃飯的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這是人的智力範圍內能成的嗎？所以空想是不適用於人生的，須是有實證方法纔能解決人生；但是實證方法，還不過是一個方法罷了，要得到實證的利益，還是在做。上面所介紹的實證論，還不過是一個做的方法，並不是做；不做，只有一個空方法，還是不中用。譬如害病，祇有一個樂^①方，也是不中用的；一定要拿藥方去贖了藥來，給病人吃進肚子去纔中用。所以我們中國有一位顏習齋先生，他的人生觀，非但是鼓吹做，簡直是實行“做”的一個字。他的《存學編》裏有一段說道：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譬之學琴然：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風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歌得其調，撫綌其指，弦求中音，徵求中節，是之謂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規，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忘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

你看他這一段話，把空想和實行的界限，分得何等的清晰？把實行和空想的利害，又說得何等的明瞭？似乎比那提倡實證哲學祇講方法的一班西洋學者，說得格外切實些。所以，我們要得到人生

① “樂”，當爲“藥”。——編者註

觀的究竟，仗趨重情志的空想，果然是不中用；便是仗趨重理知的議論，也是不中用的。非得要求理知的實行，纔能得到人生觀的實現。我們中國的智識界，大別爲漢、宋兩時期：漢儒講考據——理知的，宋儒講理學——情志的。直到明末清初的時候，纔出了幾個學者——王陽明、王黎洲、王船山、顧亭林、顏習齋這班人——漸漸的知道趨向於人生的實現，提倡“知行合一”的議論。其中經過三百年淺薄的八股文的束縛，這一線中國實證派的學說，也湮沒了三百年；如今的知識界，又把舶來的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搬弄了三四十年了！祇是搬弄，不去實行，還是得不到一個究竟；所以我再把三百年前中國的實證派學者請出來，把他的學說傳播出來。內中要算顏習齋先生，是一個積極的實證派；他自己取名一個“習”字，便是表示實證的意思。你們要得到人生觀的究竟麼？快研究他的學說和他一塊兒習去！——這一番話，便是我整理過《顏習齋集》以後對於思想界上的感想。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于上海嘯天書室

卷一 年譜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壻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壻守先生“省減覽讀”之戒，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甲申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有每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尚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二、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纂。而聖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渺。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三、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尚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託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四、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詠，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鋟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慙，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予

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五、先生交遊，論定者各附上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甯贅勿削。

六、是編成，王子崑繩^①訂之，實裨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祈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堪識

明崇禎八年，丁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昶。博野縣北陽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甃井，因乳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媼抱乞孀隣媼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朱

① “王子崑繩”，當爲前文“王崑繩”。——編者註